



乃
維梓詩選

于維梓著

維梓詩選

自白

詩詩選——選，選出來的便如此之遭，那麼沒當選的便可知其爲更遭！只就這選出來的若嚴格的說，就沒一首能配擔當得起「詩」這美名的。——說來也赧顏，二年來努力寫作的結果，竟沒一首較爲可觀的成功作，還要壘什麼詩集，豈不在滑天下之大稽嗎？不要笑，好在可原宥的，我的用意亦不在此，唯其是這樣，才想做次結束：往事是遺着了痕跡（你譬如，我曾熱烈而又真摯的愛慕過一個少女，此刻把讀，卻恍如隔世！呢，我寫這話，並不想減輕我的什麼罪過，只想表明而已，不，永遠是那樣的坦白的人，只有坦白的心。），像飄落了的殘英，正不

妨收拾起來，裝入書裏，以供暇時之把閱。

二年多的時光，輕溜溜打我手邊失去，回想起來，那時節我剛剛才十六七歲，以偶然的機遇，吮讀了三五本詩集，加以受了意外的誘惑，便也偷偷的不知恥的試作起來：從僻陋的鄉間跑到這封建的都市來，我可憐的腦筋就如同一坯瘦脊的泥土，縱然有肥碩飽滿的種子，也怕難開出燦爛艷美的花朵！更何況家庭是那般的和不諧，學校又是這樣的室氣，吐不出詩——就理應如此。可憐自己又不甘貧弱，無能中又不甘寂寞，情不自禁的便依樣照模起來。有時候，自己確也有一種意思，乙乙欲抽，而苦于自己拙澀的手筆，不會表達。不知怎的，天幸，讀到了人家的，也正是自己想要說出寫出而還沒有說出寫出的話來，狂歡之下如獲

奇葩。當時想，譬如匠人在造一件製作品，不見得每片另體都要自己來動手各各的琢磨，這里，正不妨利用點現成而恰其合適的外來另件，就這樣，我的詩（暫且借用詩這美名罷）很多很多人家的成句，一字不移的搬用來，那時以爲，若不這樣作，就不是等于個大傻瓜？噢，而今思起——哈，不說吧，童心真是坦白得有趣！這里得聲明的，直到此刻止：我還沒想到那什麼抄襲偷竊上邊去，更不要說當時了。——感謝他們，影響我最深且大的，要算是：冰心，劉大白，太戈爾，徐玉諾，郭沫若，戴望舒，和最近的藏克家諸詩人了。

復次：想分析分析這集子的內容：顯然的內容是個雜。只要你走讀一過，便得曉其中呈露着參差嶙峋的各面，正是現代意識還沒有確立的

青年不可避免的矛盾之大好表現。當然我也脫不了這窠臼。——恕我在此不要奢談關於詩的什麼什麼（縱然做詩是極單簡：大抵說來，就是用很少很少的詞句，把自己所要說的對象很深刻的描寫出來，這就是詩。所以詩的條件，很明顯的：句子要短，篇幅要少；精鍊而又帶有彈性。使人讀後能有揣摩的餘地，那就是詩。）：「詩是不已的感情的流露；其源係出于靜思回憶中的熱情的。」「詩要押韻，要抑揚，要有音數。」「詩要真，要美，要是力的表白。」「詩中要有集中的想像和感情的跳動；詩係表現在微妙的，的音節的如脈動的韻語裏的。」等，等，等。只消回顧自己的雜，還不夠瞧的嗎？集子的前半部，那渺少勁，——古典的；中半部，那……，浪漫的；後半部，那……，自然的，這文藝

三階段，算權讓我個人具備無遺了。若這也許是每個筆者的必經階梯，那麼讓我慶幸，此後，或者能踏入那更爲有意義的——最高峯。

有些友朋們，竭力勸我要拋棄這玩意，花兒鳥兒，妹妹我愛你，隔靴搔癢的不忠實，然而我畢竟又順着這低吟的路線前進了。不過，當偶爾與他們談起，就只有默然。確鑿的，我的性情，是不適宜于文藝，若如果肯以這有用的精力，去努力鑽研其他的部門，定然會有更大更大的成效，也難于說呢。在這狂暴的時代，決不應再沉眼于溫柔甜蜜之鄉中，去低吟什麼卿卿我我，而該跳出象牙塔去蹬着犧牲做獅子吼了！——請不要心急，此後正想如此做：這結束就是有力的證明。

于維梓 民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于煙台。

目次

花草叢一百〇六首	1—53
勝利	55—56
維梓的詩十四首	57—65
海濱一瞬	67—70
——後	71—72
海濱晚步	73—75
雨前	77—78
海灘小立	79—80

永訣了

秋之晨二十二首

問……她

小詩十首

秋晨的庭院

葉

回聲

希望的人兒

午夜

小詩六首

單戀者

愛者的吶喊

在東山頭上展望

題畫並跋

小詩

觀畫

海邊

冬日即景

獻給小麻栗十五首(闕)

衝鋒進行曲(闕載東海日報)

雜十首

殘斷集六首

詩三首

秋天的夢

詩二章

洋車夫

燒火夫

而今

春來了

燕子

蚓
蚯

陽
春
曲

花草叢

——一百〇六首——

(一)

誰說春來了，

到底春在那兒？

渴念的我，

怎的不見呢？

(二)

寂靜黑暗的夜裏，

一隻小鳥悲哀的啼。

不要這樣的淒楚呀！

太陽總會出來的。

(三)

謝謝你，

多情的月兒！

夜深人靜中，

伴我度此沉寂。

(四)

小孩子的心是美麗的，

因爲他還沒給世事熏陶。

(五)

故鄉，

不堪企想！

咫尺天涯，

何時歸去也？

(六)

月兒太不留情了。

我儘管怎樣的吶喊，

我儘管怎樣的悲傷，

月兒到底一閃一爍的走了。

我只有怔怔的看着，
我失望的立在地上。

(七)

死，

假使能尋到，
美麗的處所

那我也甘願的去作。

(八)

青蛙在河裏跳着說：

『我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了。

高興的時候，

刮刮的叫叫；

不然就鼓起肚皮喘喘，』

四周的聽者都默然了。

(九)

什麼是最奈人尋味？

唯有處女的衣裳，

才是至高無上。

(十)

我拒絕給我禮物的人，
但我歡迎送信的郵差。

(十一)

同情喲！
請收起你的心腸，
讓我獨自去悲傷。

(十二)

自由的世界，
就在自然的故鄉裏。
探求自由的人喲！

你們要生在這裏，
並要死在這裏。

(十三)

聽呵！

哭聲和笑聲，
這是人們的兩態。

(十四)

美麗的夢境，
做夢的知道。
昨夜我做了個夢，

美麗的夢境，
今朝卻忘掉。

(十五)

就是這樣的，
沒有甚麼奇。

你欺騙我，
我欺騙你，

(十六)

春來了，
春來了。

草兒發綠，
葉兒發青。
枯的榮了，
禿的萌了。

(十七)

希望定成失望，
失望却非希望。

(十八)

坐在樹枝上的鳥：
不住的『叫曉』，

『鳥兒，
我起來了。』

(十九)

吐露詩句，
是詩人最大的快樂，
也是他最大的痛苦。

(二十)

我討厭市井的喧囂，
才到這兒的山巔上。
不料天不作美。

竟絲絲的落起雨了，
這使我只有更悲傷。

(二十一)

東風不停的蕩漾，
含羞的杏苞，
終被斯纏不過，
嬌怯的微笑了。

(二十二)

路燈呵，
感謝你付與我的：

前途的光明。
在黑暗的路中。

(二十三)

雨雪別狂了，
霜露難道不是宇宙的殊品嗎！

(二十四)

家族的清白，
門庭的榮幸，
在戀愛者的心目中，
是不管這個的。

(二十五)

夕陽，

笑着躲向西山背後去了。

啾！

嬌羞得很呵！

(二十六)

你發現出我的污點了嗎？

這是我對不住自己的，

我太不自重了。

(二十七)

我昨天結束了我童年的賬，
順便沿着青年的階梯，
一步步的爬上來了。

(二十八)

淚人，
注意！

你要知道滴滴的淚，
就是顆顆的珠，
假使你需要的時候。

(二十九)

不幸者齣！
請你曳起，
你那可憐的靈魂，
努力跳上生之路。

(三十)

衣服污了，
用水能洗淨。
心若污了，
水卻洗不淨。

(三十一)

清風是美酒，
日光是金杯，
用命的飲吧，
爲何獨自悲？

(三十二)

學生的恐懼，
是未考以前，
既考以後。

(三十三)

松濤，

你爲什麼嘶嘯？

不平則鳴，

難道還有你？

(三十四)

人們的作做，

甜言蜜語的反面，

定是冷嘲熱諷。

(三十五)

片片的落花，

在山道溝裏，

隨波逐流的滾去了。

(三十六)

夕陽，

臨別的你，

情眼斜睨，

那裏去呢？

(三十七)

澄清的小河呀！

你是從那兒來的？

快樂嗎？

怎的縲着臉皮？

憂愁嗎？

怎的又在嬉戲？

(三十八)

祇有意外的衝動，
才有神奇的詩句。

(三十九)

曠野並不寂寞。

草語花吟，

儘夠熱鬧的。

(四十)

在個荒僻的海島上，
去開拓出些快樂的園地，
在我看來，

那是件至容而且易的事。

(四十一)

雨後，
海色變了，

由淡灰變成深藍

(四十二)

金錢的浪費，
不算什麼；
時間的揮毫，
人們，留神呵！
牠是一去不復返呢。

(四十三)

誰主宰着我？
請問我從何處來，
到底要向何處去。

(四十四)

是惱，是愁，還是悔？

湖水！

縳着眉頭何所爲？

（四十五）

晚霞好，

但不及朝霞的清麗。

朝霞好，

確不及晚霞的鮮艷。

（四十六）

黃河！

兩岸的居民，
都遭你作踐。

自古至今，
越軌六次，

難道只許你發展！

(四十七)

草兒的本性，
不嫌貧，不愛富，
難怪牠遍地舖。

(四十八)

在醒時，
在夢裏，
我都得不到幸福，
我想哭。

(四十九)

雨絲風片，
幸虧你，
替我織成了，
羅也似的愁網。

(五十)

翻捲的海波呵！

澎湃的松濤呵！

夜已深了，

該休息了。

(五十一)

一夜的風雨，

仍然沒洗去大地的骯髒；

只是空降了一場洪水，

也許更增多世上的摧殘。

(五十二)

自然呵！

裂開你的地殼，

容我沉酣在你的懷裏。

(五十三)

燕子，燕子！

臨別的你，

已夠堪憐，

呢呢喃喃，

別再討厭。

(五十四)

當我恍然大悟時，
我再不繼續我已往之路了。
我要隔過現在的大河，
跳進未來的茅屋裏。

(五十五)

苦悶的心中，
吐出話來也是苦悶的。
呵！可憐的心呀！

(五十六)

歷盡人生的，

請你告訴我，
人生究竟是怎樣的。

(五十七)

沒意思的人生，
你是發覺的了，
自殺的人兒？

(五十八)

什麼是普照世間的？
不是燈光，
不是日光，

乃是詩人的眼光。

(五十九)

窮人真可憐，
轉富的時候，
可就忘形了。

(六十)

桃花謝了，
一片一片的，
被狂風捲去。

(六十一)

虛偽，冷淡，殘酷，

這便是大人君子們的作爲了。

(六十二)

看那一滴滴的淚水吧！

牠竟索性的滴流了。

雙闌也關不住呢。

(六十三)

這枝筆在不停的揮着，

我的心也隨着緊張的跳了。

(六十四)

寂寞室裏的人兒，
伊那緋紅的雙頰，
已被淚沖得淡白了！
負心的意中人，
何不歸來呀！

(六十五)

遐思的詩人，
你們的成就；
憂悵的種子，
聽說業已結出，

煩惱的果子。

(六十六)

大好春光，

被瓣瓣落花，

一古腦兒，

給帶跑了。

(六十七)

離鄉遊子，

頻頻回頭。

爲何回頭，

愁在心頭。

(六十八)

假如我是隻海鷗，
我要飛過理想的園囿。
到那不可命名的海上，
輕巧的遨遊，
自在的翻翔。

(六十九)

他爲伊，
流淚了。

他在愛伊，
但伊不察。

(七十)

我來的時候，
母親說：

『你且站一會。』

我只得站住。

但伊又沒說什麼，

我，——

死硬着心腸跑來了。

(七十一)

我的面龐上，
我的瓣性中，
顯然露出我的傷心之痕了。

(七十二)

太陽倦了，
躲向山後；
我若倦了，
躲向那裏？

(七十三)

憂慮着將來，
惆悵着過去，
這樣的人生，
太難爲情了。

(七十四)

我最痛心的，
是人們的佯笑。
我最担心的，
是人們的苦笑。

(七十五)

年來，

我極力搜索我那殘餘的回憶。

想把牠集在一起，

斷片的寫出來，

讓懺悔去整埋。

(七十六)

我寫詩的當兒，

什麼也打不動我。

除非稿紙被春風搶去，

那時我只得啞然了。

(七十七)

我想找個清而靜的樂土，
最好像這樣的一個花園：

一帶緩流，

一叢密樹，

交界處還有座小書屋。

(七十八)

我將蔑視一般人所贊美的一切。
我將輕忽一般人所誇揚的一切。

(七十九)

月兒的清光，
照澈了夜幕，
照澈了我的心腸。

(八十)

看！

遠遠地，
天和地的密接處：
我的故鄉，
就在那裏。

(八十一)

看去，
黑暗的夜裏，
閃爍的燈下，
鬍髯充滿了光明。

(八十二)

我的年歲一年一年的加大了，
人生的苦酒一口一口的吞了。

(八十三)

我想起故鄉，
兩眼總是淚汪汪。

故鄉，故鄉，
遊子怎能將你忘？

(八十四)

笑臉，

我真討厭！

哭臉，

我不討厭。

(八十五)

我輕輕的一吹，把燈吹滅了，
燈闕！請恕我，

這是我的罪過，

我摧殘了你那弱小的生靈了。

(八十六)

春風裏，

野草的香馥，

桃李的鮮艷，

管夠的瞧，

管夠的嗅。

(八十七)

野花悄悄的開了。

又悄悄的落了。

愛花的人，

怎能參加意見呢？

一個平常的人，

悄悄的生了，

又悄悄的死了，

誰能加以挽留呢？

（八十八）

純潔的淚，

是從純潔的眼中流出。

不要看輕牠，
牠是有出處。

(八十九)

甯讓雨打頭，
不讓步兒亂，
老者啣！

這世界不比往日了。

(九十)

在前進的路上，
我肩着生命的重担，

前頭挑的是希望，
後頭挑的是失望，
刻刻不停的走着，
並且還在渴望着。

(九十一)

濃密的樹林裏，
一隻小麻雀，
這枝飛到那枝，
那枝飛到這枝；
寂寞的我，

又要發生孤獨之悲了、

(九十二)

滿天星，

亮晶晶，

十分清新，

異樣光明。

(九十三)

眼淚，燭淚，

合成血淚！

舊恨，新恨，

合成傷恨！

（九十四）

天真的小孩子，
無意識的話，
隨便的說吧。
成人的時候，
是不許說的了。

（九十五）

人們，

想要不起今昔之感，

最好不去思前想後。

讓已往的已往，

任未來的未來！

(九十六)

聰明呵！

你把我害了。

從打依靠着你以後，

我的學業便開始荒蕪了。

(九十七)

樹上的葉子，

由淺綠，深綠，而黑綠了。

(九十八)

太陽哭了，
牠含着眼淚，
躲向黑雲背後。

(九十九)

滿屋子死沉沉的，
默默然侵潤着我的靈魂。

(一百)

當我在詛咒人生之餘，

不免湧出懺悔之淚！

淚鬪，

我慚愧起來了。

(二百〇二)

輕漾的風，

玩皮的風，

聞聞花香，

吻吻草葉。

(二百〇三)

我們要前途珍重，

途上多荆棘，

滿路是泥濘！

呵，不不！

我太過慮了。

(一百〇三)

夜半醒來，

探首窗外，

天容慘澹，

風聲淒厲。

默想夢境，

倍覺淒慄。

(二百〇四)

我想在沉沉的午夜，

獨自走到曠野去，

披髮狂吟。

藉着東風，

將我滿腔憂憤，

一洩淨盡。

(二百〇五)

人生的舞台上，

演着生命的戲。

(一百〇六)

生的鑼在打着，

死的鼓在敲着，

死死生生，

鬧個不歇。

(民二十二春，初習詩于芝中。)

——載之眾日報

寫在花草叢後面

江

五十四

有許多入函問，維梓先生是誰？其實我也不認識。先生在芝中修學，并且年歲很輕，我所知者只此。

維梓先生所寫花草叢，計散詩一百〇六首，余每日閱稿發稿，得流覽一過，雖不能說做的超羣軼倫，然以思想奇妙，描寫貼切觀之，總可担起「清新細膩」四字。維梓先生自說還在童年，髫齡如此，將來造就，更未可限量。該詩刊了四十餘日，頗得讀者好評，爲本園增輝不少，現在已刊完了，爰寫數語，用誌謝忱。

——錄、

勝利

窗外天光忽暗，

原來月兒被烏雲遮攔！

牠拚命的爭托，經過了好久，

纔在層層烏雲之外發現。

有時烏雲還想來侵襲，但牠終將烏雲打散。

牠與大地接吻了，好像表示牠戰勝的欣歡。

牠在天空舞蹈了，如同誇耀牠容儀的明艷。

——
載芝光

維梓的詩

——十四首——

(一)

夜神降了，
他穿着幽晦的縞裳。
他用他那威權的手段，
使行他嚴密的主張，
一步步的走到人間了。

(二)

夜半醒來，

萬物都睡熟了。

除却几點星兒，

還有那個伴我呢？

(三)

筆在手裏，

句在心裏，

怎樣的寫呵？

(四)

漂泊的人，

抱着漂泊的心，
過着漂泊的人生。

(五)

滿山的花都開了，
紅的桃花，
白的梨花，
絢爛得如同
一幅絕世的美畫。

(六)

青年們！

不要自豪。

大地缺陷，

何曾填得分毫

(七)

海面夜晚的景色，

是怎樣的惹人愛呵！

無涯際的波浪，

閃爍着金光。

星在海上，

光在天上。

(八)

人活着的時候，
是不會平等的；
只有死了以後，
那時呵才會平等。

(九)

紅的，紫的，黃的，
美麗的花片，
都陣陣的落了！
但落時微微地

像有些聲音：

『梓！我們永訣了！』

(十)

夕陽慢騰騰的墮下時，
月在東方喊道：

『等等我呀，伴侶！』

夕陽的臉，

登時飛紅了。

(十一)

清澄的月兒，

那裏去呢？

是否充許我，

跟着你去？

咱們倆兒，

駐足于一處。

(十二)

洪水，猛獸，

你們那兒去了？

醜醜的世界，

正等着你們來吞洗呢！

(十三)

寂寞的場上，
我四顧無人，
只剩了獨自一個躑躅着，
呀，不與人羣密接的我，
在人羣中是寂寞，
在人羣外還是寂寞。

(十四)

光明的月兒，
我是怎樣的愛你呵！

(八)

我開口唱：

悠揚裏有你；

我抬頭望：

藍天裏有你。

你那真和平

而又極慈愛的光芒，

我已經吸入

我黑漆漆的心裏了。

(六月，芝中·)

海濱一瞬

猛抬頭，我看見四隻沙鷗！

我驚喜了，但她們毫不羞縮。

她們坦然的，婀娜的行來，

由遠而近，由遠而近，

依然是，依然是毫不羞縮。

呵呵，純潔無瑕疵的沙鷗！

我，我傾慕妳們好久了，

此行，就是爲妳們而來。

六十八

我請問妳們，

妳們是打那兒飛來，

妳們要向那兒飛去？

呵，妳們怎的閉口無語？

呵，原來我們不通言語。

側睨子，

目送汝，

我們一起目語目語。

妳們一起東去了，

爲什又原道飛回？

前首路不通行吧？

不是怎的卽刻回？

那麼停一回兒吧？

我們無須通言語。

呵呵，妳們好狠心狠心！

一聲長去也，

兩個南轉，兩個西往。

我說的話呵，

妳們全不理會。

（六月十一日午後，北海之濱。）

——載之累日報

——
後
——

雨後的殘雲：

飛也似的，

向南馳去。

牠那淡薄的影兒，

很輕妙的印在池面上。

雲後的新陽：

羞也似的，

一隱一現。

牠那嬌怯的樣兒，

很親密的照在我的手上。

海濱晚步

和煦的風吹着，
白淡淡的日曬着，
在這惠風麗日的當中，
便形成了一個美黃昏。
那黃昏呵！
是個可紀的佳晚，
是個可念的良夕。
那時節呵！

踽踽的我，
獨自踏遍了海濱。

浪兒滾滾，
波兒濤濤。

看海——海粘着天；

看天——天粘着海。

海和天混成一線，

海和天緊相接連。

我連跑帶跳不停的向前走着，
腦中漸漸生了個光明的幻想。

這幻想呵或許有點光明的希望。

可是也許由希望一變而為失望。

黑暗暗的海裏水，

沉洋洋的空中氣。

本想再做幾把分鐘的留連，

無奈重重的夜幕將我來趕。

（六月十八日晚于煙台）

——載之采日報

雨前

鬚白的雲，
慘淡的瀰佈蒼穹；
靨紅的日，
羞怯的躲在雲後。
山，一塊蒼翠，
一塊黑綠；
海，一濤高起，
一波低俯。

人在樓頭讀，

風在庭中吼。

無人伴我我獨坐，

樓頭岑寂知者誰？

茫茫素愁生雲生，

滿腔憤恨同潮湧。

（六月二十，芝中。）

——載之采日報

海灘小立

酷熱的陽光，
在我頭上使灸；
茫茫的海水，
在我腳下翻湧。
我在沙上走，
舟在水中行。
我對海水長嘯，
舟逐波濤狂搖。

(六月二十一日，芝中)

——載之眾日報

永訣了

芝罘中學呵，

永訣了，

永訣了！

說甚麼？

只一句：

我委實不肯與你遠離；

然而，

我——

唉！

我，我有說不出的苦衷！

——難忍的悲哀。

（六月二十八日，歸途·）

——載之眾日報

秋之晨

——二十二首——

微笑的晨光，
又回了大地。
鮮艷的太陽，
最初的一線曙光，
殷殷勤勤的催人興起；
到處美麗的小鳥，
唧唧咕咕的歌唱着，

有時繞着樹枝兒，

怪輕巧的飛去又飛回。

滿地裏清露點點，

足可以表出

秋之晨的婉麗清暢。

荒野

我不能忘掉那一天，

飄颻迷離的晚風，

將我送到個極美麗的荒野。

美妙的畫片轉過來了！

山谷的幽靜，
花草的芳香，
溪水的溫柔，
樹林的濃碧。
靈妙的音樂奏起來了，
蝦蟆閣閣的叫，
蟋蟀唧唧的唱，
在另一個地方，
決得不到這樣的，
極溫厚極甜蜜的安慰。

淚

點點滴滴的淚珠，
未流的時候，
算我的；
已流的時候，
還算我的嗎？
想

我想——我想
我想做個：
勇氣磅礴的男兒，

機敏靈巧的英雄。

我想——我想

我想做個：

慷慨果敢的好漢，
胆肝照人的丈夫。

中華

中華，中華，

飛機，炸彈，

甚麼也無須怕。

暫時挨頓打，

蹂躪受一霎！

只要努力的抵抗，
耐心的等待吧！

我決相信，

機會一來到，

大同世界上呵，

你依然可以

重來稱霸。

夢

夢了醒，

醒了夢，
夜頭疑夢短，
夢短疑夜長。
怎奈夢清醒，
醒後迷朦。
絡絡繹繹，
誰曉其詳。

舊地重遊

今天的重來，
忽地惹起幾年前的

一幕雅集的回憶。

呵，當年的情景，

而今記起，

祇是：——

雲散風流，

星移月走。

唉！過去的人生

——逝去的年華——

不堪回首！

匆匆

人們的匆匆真可笑，

匆匆的生，

匆匆的此

↑
死

匆匆的來，

匆匆的往。

請問匆匆的人，

你們這等匆匆，

是爲什麼呢？

路上所見

人們來往的馬路上，

一顆蒲公英，

在那裏鮮艷的開着。

呵，牠竟不怕塵埃，

和人們的足底，

在那僻隅裏孤芳自賞。

無意中

大馬路上，

我獨自彳亍的行着。

無意中；幕地裏，

遇見了一羣男女，

日本的男女。

五男十女，

他們都搖晃着身軀，

面上呈露着鬼魅的微笑。

吃人的口，

凶殘的臉，

炯炬的眼，

逼得我低了頭，

又抬頭，

抬了頭又低頭。

我憤怒，

我滿腔的憤怒。

我的夢想

我的夢想，

我夢想：

山谷是怎樣的幽靜，

花草是怎樣的芬芳，

野味是怎樣的清爽。

除此一外，

什麼不想。

我哭了

我髮髻坐在疆場上，

明明是槍刀林裏。

我聽見戰者的狂吼，

和許多傷者的呻吟！

我——

我哭了。

我少的時候

我少的時候，

聽說十分活潑，

異常嬌嗔。

現在呢，

不但顛預，

而且死板。

前後判若兩人，

奇也，否也？

顛簸

幾番顛簸流離以後，

耳仍清澈，

眼仍閃爍，

惟心兒少了勇氣。

高興

今天不知爲什麼，
特別的高興。

心頭好像：

鏡也似的平

井也是的靜。

肉的，物質不滅；

靈的，流轉不絕。

不平則鳴

我是個平常的人

我不能盼望在人海裏，
值得你一轉瞬的注意。

你好譬天風，

我就是凋松。

如果你惱了，

我定要感到生命的震動！

煩惱

葱綠的柳兒，

青翠的草兒，

假設我像你們，
那樣的自由！
在日光裏生長，
在風地裏酣睡，
我收拾起煩惱，
再也不用流淚。

回想

回想： 回想
回想昨天晚上：
疏星幾點，

殘月一彎。

才挨昨夜，又是今朝。

促織

半夜過了。

暴雨雖已斂迹，

檐前卻還不住的瀝淅；

還有壁下促織和着雨滴，

不斷的唧唧。

海水

艷麗的夕照，

如錦的晚霞，
同時映于清瑩晶澈的海水裏，
柔波盪盪，
浪紋漪漪，
你們只管盡情的遊戲。
我僅作片刻的逗留，
用不着你們智慧的眼波，
時時向我覷。

想像

月在天上，

船在海上。

月兒眨眼，

船兒掀波。

偶瞧水天接處，

致引故鄉想像。

半山

用力——用力，

呵，辦不到嗎？

我們既不願退回山麓，

又不能躍上山巔，

那麼只好在這半山腰裏！

倦了——

我的氣已經是出入不接，

我的心也忐忑亂跳。

——坐坐罷，

自然先生預備的青草地呢！

.....

——載之眾日報

問……她

——二十二年暑期補習英文時，行至大街東首，忽遇久已傾慕之意中人，即……『三美』之一，因禮教所限，故俯首而過，然滿腔熱情，不克自制，遂成此詩，藉示懷人。——

嘻，是她？

依舊那樣兒：——行起路來嫵妮妮，

睨人一眼把頭低。

別後三句今忽遇，

美目盼兮我暗知。

唉！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氣！

咳！你看禮教之神四圍站，

否則，早把妳拚命抱住。

抱住呵，個中滋味，

道個詳詳細細。

咳，無奈禮教之神四圍站，

否則，定把妳拚命抱住。

眼鋒相交頭兩低，

如此輕輕走過，怎的那般容易？

年來時分時合，
是否當年之事君記否？
妳的眸兒一流，
我的眉兒隨飛。
雖然這眉去眼來，
決不能滿足你的慾望，
更不足以表示我慕者的敬意。
然而祇這眉去眼來，
已足夠傳神達意。
妳不信？說句實話呵！

那時：——

妳若看我一眼，

我馬上便覺得那簡直比西筵席上的葡萄漿還要甜蜜；

妳若看我兩眼，

我馬上便覺得那簡直比嚴寒爐旁坐還要溫煦！

妳若看我三眼四眼？

呵，恐怕我也許

早已身置九泉，鬼渡陰山。

霎時幽會容易過，

再度見面安可期？

且試想：——

吻抱之時沒來到，

把談之機何緣起？

是故異地的懷念，

都變做苦辣酸辛。

「想」隨流水急，

「思」逐浮雲飛。

遍人間煩惱填胸臆，

空勞那想思夢裏覓。

妳本形容憔悴，

我也日益瘦消！

一個瘦消，

一個憔悴，

憔悴，瘦消，都是呵

那「想思」作的祟！

「想思」祇自知，

老天不管人憔悴！

呵，這苦辣酸辛訴與誰？

既如此，

我們何必「想思」？

然而，我也未嘗不作如此思，

趁此「想思」未成熟，

早日將牠生拋棄——

然而，然而這，

終覺得不是出自內心地。

妳要知道，

我之對妳，

並非無來理。

妳之所以能陷我，

拜倒石榴裙下，

日夜使我「懷思」呵！

一爲：妳別具一種素淡恬靜的美；

二爲：妳別具一種瀟灑飄逸的美。

三爲：妳別具一種瘦弱的美。

最後我還要問一問：

我這火般熱的血，

我這海樣深的情，
我這生命，
君呵，妳到底將
怎樣受消？

——載之采日報

小詩

——十首——

靜坐時，

思想的門，

嘎然的開了。

呵！

憂憫的人兒，

你請進吧！

康莊的大道呵！

來往的過客，

是你的出入流水嗎？

我的眼有些朦朧了，

不看燈光，

也不看星光。

「死」在窗外走着，

室內的我，

不但不懼，
而且喜悅了。

夜晚，
不啻無邊，
黑暗的大海。

不要因爲一時的風雨，
便後退了，
可憐的船呀！

看·她！

是怎樣的智慧呀！

美目流盼，

一笑嫣然。

洋槐的花，

有種素淡的美，

顏色兒白艷艷的。

線線的雨，
片片的風，
在這無聊的黃昏，
詩人的生涯，
只終于寂寞嗎？

請闔上你的小眼睛，
世界是個笑嬉嬉的。
大家閉着眼吧，
永遠不要睜呵！

——載八中校刊第三期

一百二十

秋晨的庭院

秋晨。

瓦上輕拂一層霜。

熱烘烘的太陽，

把住我的影兒，

提得電杆一般長。

渺茫的淡雲裏，

隱有月痕，

但，遠在南方。

空中飄來張破葉，

驟然落地；

半響，幾個鳥兒驚起。

槐，平張的躺在地上，

活像蜜絲們在撑着傘。

偶抬頭，天，

西北角裏，一羣老雁，

嘎然掠過我身邊。

昨晚的冥想，

津津的，餘味尙存。

陣陣風，撲在身上，
牠，秋的清爽。

(十月一日)

——載八中校刊第四期·

葉

前夜——

葉！你仍然：——

綠油油地，陰蜜密地，

把那嫫母般的樹兒，

織得西子般的情影

婆娑。

昨日——

呵，你！

蕭蕭地，索索地，
還在枝上呼呼飄。

今朝——

誰料？風抱，腳踏，
飄零零滿地無人掃。

葉，可憐的你，與其
受抱，被踏！

到不如滾將溝裏去，

枯蝕，乾焦！

省卻人們都爲着你，
感受着許多煩惱。

(十月二日)

——載八中校刊第四期·
~~~~~



## 回聲

——覆丁君——

我的心竟然變黑了，有些同學說！可是我不承認！有時自家也覺得，二年的久聚，怎的忽忽驟訣？自己追問。

然而幾次尋的結論，卻是意外驚人！人們問我，我問誰個？唉，誰個知曉，其中底蘊；我之他往，爲找安詳。

——載鐘聲報



## 希望的人兒

涼爽的西風，  
一波波的，  
一疊疊的，  
吹來了秋意。  
橙色的太陽，  
在天上眯縫着眼；  
金黃色的秋，  
在樹梢的頭上徘徊。

樹下悄立着個，

美麗的人兒，

她那艷潤的面龐，

在凝望着天際冥想。

她想些什麼呢？

誰知道，——

除了她自己！

她那金絲般的柔髮，

分披兩肩，

任風輕拂；



只有那幽邃的芳心，  
卻不許亂撩！  
我本坐在感覺的綠蔭裏，  
颯颯的金風，  
在樹間嘯嘯的吹，  
又在我心上嘯嘯的吹，  
我的靈海裏，  
隨着起了淪漪。  
忽地裏，  
她歪了頭，

把鋒銳的眼尖，  
斜投在我的臉上。  
那藍色的眼裏，  
充滿了嬌媚的光。  
我枯癯的身上，  
頓覺生病般的熱。  
我殘葉似的靈魂，  
爲她所攝。  
所謂純自然的：  
不禁我又重複的，

向她瞟了幾眼！

唔，她似乎是發覺了，

便很迅速的從廊下消失。

一閃光豔，

一縷的笑，

這模糊的影，

印在我最後的感覺裏。

呵，多情自古傷別離，

更那堪冷落中秋節！

希望在我眼角消失，

晚風告我以夜色的慘悽！

我那希望人兒，

何處去了？

呵，——

只有孤寂。

（十月十二日于八中。）

——載鐘聲報·

## 午夜

一盞可憐的小燈，  
照不破四周的黑影。  
僅只是一粒青火，  
怎能妄想戰退黑魔。  
我想撲滅了黑暗，  
黑暗確先毒傷了我。  
人間事我已飽嘗，  
終不能向天外逃去。



小詩

——六首——

晴秋的早上。

太陽會將樹葉：

篩孔般的，

疏疏密密，

黑白攙雜着，

印在牆上地上；

助你默想。

引你到粉紅色的，  
理想之鄉。

(二)

在無意中，  
掇起兩片枯葉。

送入口裏，

又酸又澀；

重新拋在水裏，  
便什麼也不覺。

(三)



階下的蟲鳴，  
將夢中的人，  
從朦朧中叫醒。  
呵，朦朧的人，  
殘破的夢境，  
那兒去繼尋？

(四)

牆角堆積的落葉，  
一天多給一天。  
秋，這異地的秋，

我切身的感到了。

(五)

感謝明月，  
送來了個影子；  
在這孤冷長夜，  
伴我岑寂。

(六)

湮波浩淼的海上，  
蕩來孤帆數舟。  
曖曖綺麗的空中，

亮起流螢幾遊。  
縱使孤帆無數，  
決不神馳舟中！  
假如流螢卽愛徵，  
誓不再陷入哀傷！

(二十二年秋于八中初十級一·)

——載鐘聲報



## 單戀者

——一夜的觀感，呈我的戀人。——

（我，我寫這詩，人們會笑我不知羞恥！

但是：我，我覺得這單戀的苦，應當書出。）

姑娘，我哭了；真的，我今晚才潛潛的哭了。

當你乍出舞台時，我幾乎喊出：『誰敢？

她是我的！是不許任何人……！』

可是我一轉頭，猛然，我的周身感到了冰冷！

親愛的呀！在你的身上也感到冰冷？（不會的。）

在悽暗的燈下（明是輝煌），姑娘，你那角色：

引起我絕大的戰慄！戰慄呵，夾着眼淚，還有嘆息！

你那玫瑰似的面靨，你那楓葉似的嘴唇，

姑娘！只這些：便惹出我悲痛的記憶：——

這記憶，使我不斷的想起：那往日曾做過的春夢。

姑娘！記取：我往日認你是少女，是錯了！

真實的，你非少女；因為你眼前還守着個丈夫！

我禁不住我連環般的回憶，那麼，我只有回憶：

我會這樣的自誓過：姑娘！我願意把我的愛心，

同你做一個交換！姑娘，永恆地！而你在此時：

姑娘！也許當我沉沉的睡了；或者呵正在朦朧時，

你總愛擎着你那蜜一樣的朱唇，

在我身旁賣弄；而我也必要喊着：

『給我吧，姑娘？』直喊到我有些疲倦；——

我無論怎樣疲倦，但我永遠不討厭你姑娘！

因為你那火一樣的少女的心胸，

那兒必然會盛着火一樣的愛情的。

不要啼泣，姑娘。縱然那個丈夫戰場去！

（這時我才鬆了一口氣，）有我在此，

親愛的！我希望他——你的丈夫——死去。

這話真有効，你已在微笑；而我喲，卻在啜泣！

因爲你又在滿臉充滿笑聲了：——

守着你的婆婆，兒子，此外還有個丫環。

而我的心頭卻飄着飄着的——是些什麼呢？

屋頂上閃爍着燈光，姑娘！這時我在默想：



我想怎麼能使你到我這裏來？我的姑娘。

我將說些人們都不了解的話，（那是你需要的。）

我相信你會一一的一一的了解，在你那朵小心裏。

向我來吧，姑娘！不要怕我發着異樣光芒的眼睛。

你將在我的胸上找着你舒適的臥榻，

這臥榻勝過你那冷清清的沙發！

可是呵，你是不愛我的，姑娘，我知道。

那理由是我空自待候了不知有多久，

在每一個傍晚：薔薇花下，沉思的，渴望的。

然而不然；也許你正在愛着我呢，這，這我也有把握：

因爲你還不時的來會我，在我的夢裏。

你不會愛我的，我知道；姑娘，你已經有了丈夫！

就不然，姑娘，我退一萬步想，你也不會愛我的，

因爲我自己是知道我自己，噯，我呵，我有的是：

一張憂鬱的臉兒，和一顆悲哀的心，

而且，而且老是緘默着！只是這些呵，——

我知道不會引起一位陌生的麗人的愛戀的。

既如此，我願意給你作個兒子，姑娘！

像你眼前的那位兒子一樣。躺在你的懷裏：  
得意的時候便歡笑；不然就啼泣。

那時若想到現在的心情啣？——

不是閻然，也不是歡喜！（是什麼呢？）

這些這些，想做什麼：丈夫，兒子，都是水上希望！

因為你那角色早把我推到古井的闔水裏。

那麼允許吧？姑娘！我想縊死在你的髮絲上；

你那髮絲，姑娘，是那麼細長，而又那麼溫香；

髮絲的香味：是潛着遼遠的戀情的。（據說是：）

（但；——遼遠得要我墮淚！）

『不要唱不時代的綺膩舊曲了』電燈在對着我呵下着警告：

『縱然她有柔軟的纖腰，和白嫩的肢體！』

『是呵；可憐我的電燈盞，今後我再不夢想了，

縱然她有柔情。』我也同樣給了自己個警告：『痛哭一場吧，  
我的心喲！從今晚以後，你不會再對她談些什麼：

想思的快樂，和想思的痛苦，在你睡夢裏！』

我的眼睛，在這暗裏茫然的望着你，姑娘！

人們總是說我只會冷漠；然而，這是錯的，

因為我的眼裏，看，姑娘！正燃着熱烈的火燄；

到這裏，（唔）姑娘，我又想起那剛才的一幕：

是那團長（你丈夫）還沒去戰場的一霎剎，

只那一霎剎，呵，團長的頰上，便印上你那，——

那滿蓄着愛的櫻唇。你那滿蓄着愛的櫻唇呵！

怎麼會不刻在我醉少年的骨裏？你試想！

看！人家夫婦，正在交換着媚眼，交換着膩語，

一片嬌柔的微笑，一雙纖纖的素手（在做什麼呢？）

這些糳糊而又放肆的影子，橫過了我昏花的淚眼！

可憐我的燈呵！我所禱你，你帮忙我除掉這記憶，

像什麼我耳邊正响着的輓語：『媽呀！』

我愛丈夫的心比你愛兒子的心還重呢。』

我願意我失掉記憶，失掉以上那罪惡的記憶，

假如那樣我就會變成癡子，亦在所不惜！

唔，姑娘，現在我有一些爆燥；一些爆燥和一些惆悵，

那麼姑娘，我要去了，我將不克看完你的傑作（劇）！

最後我想告訴你，姑娘！（我的夢和我的遺忘中的人；哦，受過我暗自祝福的人！）

你去追求你金錢的使用者吧！

你去……，你去……

他有……，他有……，

他會使你的心沉醉，他會使你的身蘇軟，

這是真正的愛戀嗎？還是金錢的魔力！

在你衰老的時候，你自然會覺出。

（民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一百五十五

一百五十六

作于本校演着「XXXXXX」的舞台下。）



## 愛者的吶喊

### 其一

長着神祕眼睛的女郎闖！

我願我能化爲一滴葡萄佳釀，

滴進了你那美麗少女的咽喉。

我入了你那美麗少女的咽喉：

便不難吻着你唇兒的甜蜜；

和頰兒的溫柔，假如再變着汗的時候。

這——這確有些想入非非；

因而我只有用夢幻來做安慰，  
但這並非以「愛情」做遊戲，

而不過我想在夢中享有你。

在那時：你眼裏便充滿着愛意；

你處女嬌羞的臉色，柔婉而紅潤。

這美麗，就使我常常地讚美造物的神奇！

我想到疑心處，便合掌低頭爲你的容光讚禮。

我疑心，我疑心偏你生得那般軟美？

不僅在夢裏；在醒時我的眼睛若偶爾瞥着你，

我總在說：『我愛你呀，女郎！女郎！』

就是我的靈魂喲，也早已把你擁偎！

我相信我這擁偎喲，絕不是什麼所謂犯罪。

但是；我一轉念我的心兒又在戰慄：

我感覺我這追求是徒勞的！

長着神祕眼睛的女郎喲！

我想要問你：你沒有知覺嗎？

否否，你明明的在行着步！

那麼你有吧？你怎麼又疑默無語？

其二

哎呀，我的一粒熱望的心，

仍然如同壓在冰山背後一樣！

女郎喲，怎的恁樣無情，永不了解我？

哦，我這粒心喲，牠已不是屬於我。

呵，我的少女郎，我的親愛的人兒！

你想我是怎樣的憂戚：我竟猜不到

你那少女的心的隱密？當我瞧見你的時候，

有一種不可命名的快慰：縈繞我心底。

你那娟秀婉約的神態喲，我深深的醉了；

我彷彿在吸引着你的芳心了！

你那櫻唇上含蓄着天下的溫柔，  
你那秋波裏凝聚着人間的智慧，  
你是女神嚙，你有天人的豐姿。

呵我親愛的女郎嚙，我是死也甘休，

只要你能呵，說出這樣的話頭：——

『梓呀梓呀，我也愛你！我也愛你！』

但是，我假如是要死的時候，

這話呵，何日能吐自你的心頭？

我們用不着軟語纏綿，更用不着書信頻傳，

只是呵，遙遙地兩心相印，便足以款達心意。

其三

我親愛的女郎呀，呵我的女郎！

你請放着胆兒向我明講，——

我是並不怕呀，你說你是並不愛我！

我知道呵，一個美的女郎，常要嬌視一切；

我更知道呵，一位體貼入微的情人，

是不配與像我這樣魯莽的少年！

故而：我明知你是不會愛我的，

但我呀，也不知怎的使被你吸引？

呵人生總是這樣的，人生總是這樣的。

我也曾想過：假如你愛上了我，

那又有什麼意思？那又有什麼意思？

我親愛的女郎呀，呵我的女郎！

我希望你，你會說出這樣的句話：

『好不識相，自討沒趣！』這是夢想；

但你呵，你是永遠不作一點的表示！

只要呵，你肯表示：我們就罷休。

#### 其四

我的妹妹啲，我的小女郎！

你縱使是不愛我呀；但我怎能不把你愛！

人們都說我癡愚，是的，我不便加以反駁，

我要默默地默默地癡愚到底。

我雖然明知道你是不會愛我的，

但我呵，怎能禁制得不愛你呢？——

你那活潑的體態；你那可愛的香腮；

你那與朝陽爭艷的雙頰；

你那與白雪比潔的菱莢；

你那會說話的眼睛；還有

還有那醉芙蓉似的風采。



呵我的女郎喲，我的美麗絕秀之王！

我在你的面前，只是個無知的乞兒；

我這般長久和真摯的愛你，

你的心兒竟似鐵石般堅牢！

你那一種不關情的目光喲，

瞥見我呵似瞥見路人一樣。

呵我的心愛喲，我的少女郎！

我不佩做你的情郎，我不佩做你的情郎！

你的美顏如同錦霞，你的風度這般瀟灑。

但是喲；你的身兒無論在何處，我的心靈兒，

總是縈繞着你，愛護着你，擁抱着你……

呵我的心胸，你還在痛些什麼？

如此結局，你滿可以幸福的死去！

好吧，到此我要止住我的哀歌，我看你將如何！

其五

呵我的生命呀，我的愛，愛！

我解不開我愛你，你爲何不照樣一來？

因爲我這熱烈的愛，而得不到你的了解，

真出乎所意料之外！我只有說聲呵：——

「女郎哟，你真是神祕！」我不知你是曾否會意？

我這雙燃着奇異烈火的眼睛，總在看望着你，

我看你就像看天上明星似的。我不但在看望着你，

並且還在冥想：——她是個純潔無瑕的人兒；

當她偶爾遇見我的時候，她的心兒在想些什麼呢？

這冥想，這看望，我想你早已知道！

我也知道：我的希望，永遠伏在夜的底裏；

夜是清朗而寂靜：羣星燦爛，你也是羣星之一，

然而；你是顆星，而又不像顆星，因為你高不可攀！

但我總在希望着，渴望着，——希望什麼呢？

呵我的生命呀，我的愛，愛！

竟難得你有這樣的冰心，你的心怕比冰還堅冷！

我時常似醒還是夢：夢着你嬌羞飛蕩的臉，

和那嫵媚的小眼睛；你的聲兒像罄玉般的清響；

你的美目俯視着：顯示出一種藝術的秀麗。

你的胸膛也常常在微微的顫動，安嫺而輕盈；

你是我夢裏的愛人，你是人間的美女。

哎喲，我美麗閃耀的天使，請你勇猛的開你的心扉！

殘冬將退，你心裏那株花，若受着未來的春風一吹：

我想斷不會，斷不會不芽兒怒放，放出一大堆。

其六

呵我真個有那樣的時辰，我此時便想毅然死去；  
假如你能恕我的癡求。呵人如要說我癡迷，

試問萬有藉何維繫？愛吧？那麼我于心兒有何懼怕！

呵我可愛的喲，我的生命！我的女郎！

我雖然飽食苦惱，我也決不嘆訴我的生淪苦海；

或許我也會感出：感出人生誠可讚愛。

要明瞭這是生之意義，否則人間是不可久戀的！

戳破天窗說亮話：『我的女郎呀，我愛你！』

我要爲正義和自由而號叫，我的號叫是傾情的。

你聽！我的聲音裏滿蓄着眼淚；我有心你確無意！

那一天能大白我的肺腑，我有心你卻無意。

隔離使愛的心荒了！櫻唇眼波，終是夢根。

『別來無恙？』我的女郎！想來你的豐姿，

定然沒有什麼變：小圓臉，媚眼睛，秀裏帶着點美意。

你處處那麼溫柔！——心腸也溫柔？

走路也那般的輕巧，豐滿而清麗。

溫柔智慧中：我的女郎，願你永存！

最後請要記取，不要忘記努力加餐。

民二十三年二月一，二兩日

作于煙台四馬路・)





## 在東山頭上展望

——懷念芝中的心情——

我獨自假臥在這東山之上，

芝中呵，我向你一拜，再拜，三拜。

我遙望着你那簇新偉大的建築，

也感到了無窮的欣喜和安慰。

我在這裏茫然的望着你，芝中呵！

還有那二百多位的男女同學呵！

人們呀都在說我是沒有感情，

我是真沒有感情嗎？那是謬論。

不錯，我們雖是業已分手，

但我的靈魂喲，總飄漾于你的左右；

我時常在爲你的健康畢慮着，

你的健康喲，便是那諸位同學的努力！

哦，是那里飄來一聲聲的黨歌？

哦，又塞滿了我一耳耳的訓語！

我回到去年的舊我了，半年前的舊我呀！

我的記憶呀，你是永遠不會凋殘的。

（二月五日即芝中第六學期開學時）

— 載  
旭  
光



## 題畫 並跋

寒假後之一日，時爲侵晨，余方酣眠間，忽有北隣衣姓婦者，恩遽入，余詢奚事？對曰：將贈以美人畫軸，余急起，展視之，奇哉奇哉，此女體態容儀也！竟與被姝「小麻栗」者，無分毫進出！蛾眉秋波，誠絕代容華人。余把閱不已，遂成此詩：

晤，好一軸美妙的畫圖，

這莫不是呀，麻栗的寫照？

看那桃色的臉，——我戀人的臉；

看那桃色的唇，——我戀人的唇。

我久已傾慕的麻栗！

我好不容易才盼得見了你的容光。

——今朝才得見了你的容光：

我的靈魂，竟如醉了一般模樣。

哦，人生于我不曾有今朝的歡快！

你默無一聲的麻栗，

我今朝真是歡快已極了：

我們的目語；我們的吻抱。

喲！好一幅美妙的畫圖！

這莫不是呀，真是麻栗的寫照？

我純潔無瑕的麻栗喲，

你而今身在何處？煙台？威海？

（二月八日于周樂路）





小詩

——贈彼妹——

我看着你，  
我醉了；  
我低下頭，  
你笑了。

（得畫後之翌晨）



## 觀畫

麻栗啣，在某天的晚上，  
我偷偷地吻接了你的唇芳。

你那唇芳啣，我的生命漿；

朦朧裏：我看見了你白潤的裸體。



## 海邊

### 其一

我獨自在海邊徐行，

海潮在我腳旁翻騰。

我高拉着嗓子在沙地裏吟咏，

我把讀着的正是本沫若詩集。

你英雄樣的沫若詩人喲，

你此刻該不是正在東海之濱？

正在那櫻樹叢下：獨自淚流，

獨自遙望，遙望着歸返！

一百八十六

我朗誦着，朗誦着，……

正像海潮樣的吟哦！

我吟哦，我吟哦；我吟哦——

我思慕我們的英雄，英雄沫若！

我讀至會心處，疑心處，

總不期然的想起：想起沫若。

我英雄的沫若詩人啣！

你可知有個少年，念望你在這東海之濱？

其二

喧騰的海潮，沒有一刻的寧靜。

牠用着某神話中的力威，

正在向我作有力的激沖！

滾滾不盡的波濤嚙，

你那雄偉清寥的頤音，

引起了我萬斛的情緒：

我願我能老在這兒，

終結我浮萍樣的今生。

我展望着那茫無涯際的海水流，  
我的中心如癡，我的中心如醉。  
猛回頭，奔來了個外國的少女，  
她騎着匹桃色的駿馬，  
正在迎風向海上飛馳。  
她兩肩那捲曲着的金髮；  
她身上的白衣；她胸前的雙乳，  
正在風中震顫，正在馬上飄舉。



我望着那勇敢少女的背影，

呵，她是何等的自由？高爽？豪邁？

我凝視着，默想着，

一陣陣的海風向我求吻。

我看沒了那少女的背影，

油然的我想起那可愛的小麻栗，

麻栗哟，你此刻玉身何處？你是否念及這海邊之人？

給個信兒呵，藉以葺補我這飄搖的靈魂！

一隻雪白的海鷗，正在海上飛航。

海鷗喲！我恨我爲何不能隨你飛往？

飛往到那可愛的麻栗身旁！

我只有怔怔的，怔怔的，

對着那深不可測的大海，深不可測的天宇。

看喲，那滾滾不息的洪濤，

竟在秀挺出一朵朵的梅花？

一波繼一波的浪喲，你便是我的靈魂？

（十二日于煙台山麓。是日天氣暖若三春。）

## 冬日即景

凜冽入骨的晨風呵，  
別有一種的清湛意味。

棉絮般的白雪，  
正在空中怒湧。

一個沒有高崗深谷的  
粉白的大平原，  
正展放在我的面前。

雪的曠野呵，

是怎樣的幽靜？

積雪照眼呵，

這是生之鼓動？

晨鳥兒啁啾；

雄鷄也來爭鳴。

朝陽在雪上閃耀；

白雲在雪上飛跑。

我的臉上啣，也在浮起淺淺的微笑，

正像那松梢上的朝陽閃耀！

幾隻麻雀，飛上屋頂，  
額兒點點，翅兒扇扇，  
彷彿在戀着，——  
戀着牠昨宵的夢境。

朝陽，夕陽，月亮，  
把我的影兒；  
影兒的影兒，

描在地上，雪上。

冬日的天，冬日的陽光下，  
一切的萬有——有生之輪，

都帶着醉容，——  
都含着夢中幽韻。

屋瓦的檐溜，

我兒時的朋友！

你滴答……滴答……

你那幽音是怎樣的雄渾？

玻璃窗上滿綴着酷寒的冰片；

太陽也只有不溫和的淚眼！

鉛色的天空，

多麼淒寂呀？

風在怒叫，海在怒號，

海在怒叫，風在怒號，

我舉頭望着天，

天爲何又是那樣迷茫？

浮雲散了，星月皎潔，

這恬靜的境遇，是適合于我的。

帕米爾高原上的積雪，

和南北冰洋中的冰濤，

都在笑說陽春已到，

都在笑說陽春已到。

(一九三四冬。)



雜

——十首——

無題

深深的雪；

微微的月呵！

我踏着枯柯：

拾掃落葉……

古剎的暗影覆住我，

我在雪上抬頭望月。

得啦罷

（一個星期六的夜晚）

「愛」的心窒僵了？

我呵，只得暫把心弦掩起

（唔，人生原不過這樣的；

但，——同人無愛更無嘖。）

自此，將地來永恆的葬起：——

葬在夕陽搖光的影裏，

葬在蜜蜂嗡嗡的聲裏，

葬在荷葉上的露珠內，

葬在鯨額上的噴道中。

『得啦罷』？是的；

你要尋找牠嗎？

牠是游離漂泊着在——

牠不在南，也不在北，

許在遠處，也許在近地。

#### 幻滅的家中

一任命運相催逼，

屆時我寂寂死去。

我看透了人生；

也看透了自己。

誰爲傷心人一吐積悃？

就請給我對人們說：

我此番死去，

永不求來生！

### 窘的人生

暗夜下我無聲的立着；

樹林裏發出寂靜的聲音。

無端的想起這窘的人生，呵——

人們的言和笑都藏有嘲意！

謹慎着吧，在你的背後，  
是不有蔑弄你的眼睛？  
青色的戀，——紫色的情，  
可憐我呀，竟在夢中夢。

路遇野花

秋深了，我還孤另另的開着？  
你是今年最後的幾朵吧。  
秋風帶走了你仲夏的夜夢；  
秋雨蕭蕭剝奪了你的生機；  
沒見有人愛戀過你唇上的輕朱，

更沒有人來爲你的殘年嗟呀！  
雲也似的寂寞打你身上走過，  
呵，我完全了解你心裏的寂寞。

月夜獨步

人生就是這樣：  
像某個昏黃，  
孤獨的月，  
掛在天上！  
牠感不到淒涼，  
牠感不到渺茫；

雲兒飄去了，  
人生就是這樣？

### 另落人

在每一個傍晚：  
不問黃昏是多麼蒼茫，  
終前來尋覓，尋覓，  
尋覓我愛人的足跡，  
而今這荒涼乾枯的山之脊，  
當日也曾滿掇過香艷的並蒂；  
這衰頹的景像呀，

失迷了我的皈依。

漁人

青青的海水，

青青的天；

腥臊的氣息，

花樣的味。

白沙上倘佯；

波濤裏浮泗；

沙鷗——晚陽，

醬紫色的胸膛。



老練的經驗，

老練的手；

「杭唷」聲裏：

漁歌——悠悠。

去後

兜着雪花的蛛網，

靜靜的掛在風裏。

臘梅像往常的開啦，

聞花採花的人呢？

認出吧：這風痕雨跡，

回憶會來拜訪過多少次！  
淡綠的窗帘綉成灰黑，  
院中貯滿了蒼然的古色！

.....

給失業之羣

風雨交作的秋之夜：  
厭倦了生活的人們，  
不；是職業遺棄了他們！  
懷着失業的苦痛，  
傷痕……瞻望着無歸宿的哀愁，……

在尋生活的路程嗎？——  
請打刺激裏去振奮，  
提起你鬥爭的雄心！



殘斷集

——六首——

(二)

我們又何必囑，  
不相識的人？

那在做什麼呀！

讓他陌生着吧。

我深深的酩酊得醉了：

你那羞怯的凝視，詫異；

你眼淚裏流出的靈魂駒，  
恰像是森林裏幽美的微照。

(二)

不要有志願，  
那狡猾的東西！  
你抱這不幸，  
或許要送命。  
在某個威權底下，  
長成，……死去：  
咬着那糊塗。

平淡的消失！

(三)

女人們都知道：

白熱的戀情，

戀情的白熱，

她們不需要。

無煩燭照，——

在她們靈魂深處：

金錢奧妙，

金錢美貌！

(四)

何日離開這卑怯之羣？

到處去漂流，漂流，漂流，

伴着那啄木鳥的悠悠。

時間是不絕的寂寂過去，

滴答滴答輾碎了我的童心，

說呀何日離開這卑怯之羣？

(五)

遠遠的天邊，

晚虹一線。



明滅的燈火，  
亮在孤獨的村落。

(六)

誰個不是在走着，  
走着孤寂的路？  
像我一樣，——  
像我們大家一樣

(二十三年八月)

——載行程週刊二期·

二百一十三



## 詩二首

### 憶

我在一顆夢裏居住？

希望的花在我夢裏開滿。

飄渺的愛情消瘦了，

可憐我走到癡笨的絕頂。

一帕眼淚；一枝笑，

這不完整的謊影！

記來全是黑影一榻：

你聰明的人呀！

一刻一刻招高你的身價，

也許你對不起你自己呵。

我重傷的靈魂喲，

你還打苦痛裏掙扎？

海濱

一個夏日的朝晨，

風帶着嘆息，

海生着怒氣；

不安定的自己，

也顯示着漠然的情緒。

突然太陽眯縫着眼，

穿破了微明的早曦：

緩緩地，幽靜的，

走上了大地。

這灰色的周圍，

興奮了自己。

唔，我快活的整了整衣！

歸途

某個有風有太陽的下午，旋上了歸途。

電線在田野中吼嘯，

馬鬣在風地裏飄舉；

小鳥兒鼓扇着雙翼，也各自飛去。

猛的記起別離景況：

沒有告別，也沒有叮嚀，

抱着顆異樣的心情，趕上歸途。

寒風，殘陽，怎的同我這般生疏？

## 秋天的夢

金風裏的季節。

山尖上蒙着夕陽，

夕陽裏飄溢着靜謐。

秋日的晴空，

是那麼晴又那麼朗！

秋天是這樣的美麗？

美麗的是秋天呵。

那邊又飄落了，  
幾葉丹楓。看落葉  
飄搖；西山殘照。

落葉使我神往；  
落葉在荒野中翱翔。  
落葉上寫個「愁」，  
飄去了，縷縷金風。



常心秋光漸次溜去，  
悲哀又霎牽住了你。

不是嗎？當年綺麗的  
夢呢？願「頹喪」飄去。

每逢落葉上飄起秋，  
你的心就把孤獨抱。

當年綺麗的夢呢，  
那許多憧憬，憂愁？

破碎的記憶呀，

我衰殘的生命。呵呵，

心愛的人——落葉罷，

來，讓我親蜜的一吻。

想起了：她的鼻子，

眼睛——聲音——

她漆黑的捲曲的髮，

波浪似的在微動着；

幾多溫柔呵，那是！

你肉質的女神。

我不敢說一個字，

呵，只是一個字。

親吻吧，熱烈的

愛慕，和默默的

認識，不枉我的心：

像一隻熱水瓶。

失敗了，破碎了，

秋天的夢：事事物物，

盡歸失敗和破碎——

追尋樹的蔭跡吧。

少心着意吧，落葉！

人們輕快的足之跟，

將把你送入泥裏；

同樣，燕兒也會

把你啣上椽間，

構成牠們的香巢。

落葉，不妨對你說：  
人們感覺着你枯燥，  
晦澀，而我吟咏你，  
一首花樣的歌呵！

在如此之一夜，秋夜，  
幽靜的大地，渾厚的  
天。金風輕輕的  
吻着落葉；落葉上  
輕輕的飄浮着秋。

真是悄無聲息呀！

深秋的影子，坐在  
露水珠的尖頭上，  
但，月下何其惆悵？

看看星吧，心裏說，  
你不嫌寂寞嗎？  
你遠處天邊的星！

我要臥在這兒，  
在這棵古柏樹下。

看吧，從這兒前看：

野景是阡陌盡頭，

一座村莊。——

籬笆牆園內，

飄涼着衣裳。

想起家鄉：家鄉的

田園內，家人的影像，  
一顆顆工作的汗珠呀，  
凝結着生之苦痛！

溫熱的是淚吧？——

一滴，兩滴，……這一夜  
我的幽夢幻滅了！眞眞！  
我不醉心了！你白嫩的腿！

呵，讓我獨自的走吧，



記取：自由，豪放……

真的，要否是一切呵  
，你寂寞和樂的人！

請高舉着勇猛的眼睛，  
再重尋將來的夢。

——醒來天明了一——

朝陽的全輪升上，  
雲兒鍍了層金黃；

古銅色的雲呀，你

偉大的靈彩！醉愛吧，

這——理想之蜜。

潺湲的溪流；尖聳的

山峯。山峯上有着

紫色的雲：紫色的雲，

在朵朵的加大，加大。

滾着滾着滾着……

小溪輕輕的流過，

沒有遺下一點痕跡。

鳥的飛翔聲，遠遠的

鳥鳴聲：——在筆下

活躍着的心跳聲，

永遠相應和着吧。

（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煙中。）

——載我們的新煙



## 詩二章

### 鐵匠

就說住在地獄吧！

爺和爹叮噹；兒子還叮噹，

鐵塊奔上了胸膛，

刻劃出閃爍的金星。

鐵塊像火那樣紅，

映着錘子在空中舞；

紅，可照不見屋頂……

爺的口角上忽飄微笑，

在縐紋裏像朵黑花。

嘻，他打出耕鋤一柄。

誰個定的命運三世做鐵匠？

日夜不息的叮噠，和叮噠？

黑心裏建築着現代文明，

就這樣才有了人類生命。

駱駝

跪下馱起千萬斤的貨，

載不起也硬要駕着。

生來原不過爲此，——

那可不必原本細說。

拖着沉重的脚步：

使命在小心裏死記着。

一陣風沙更換了天地；

塗抹了那遺下的足跡。

又是一陣風沙飛過，

希望擋住了饑餓；

鼓出最後的勇氣，

奔向那方的天白……：

二百三十六

(煙中，一九三四。)

——載藝園



## 洋車夫

沒有眼淚；沒有太息，  
經驗要他堅忍的等期；  
寒冷咬住他的腳趾，——  
悄聽着風雪飄落的聲息；  
黝黝的黑夜不畏怯？  
影兒都遠離了的身體。  
還敢想像一秒後的情景？  
昨夜的失望依然明晰！

空空的設想，空空的歡喜，  
幻想添不滿空虛的肚皮；  
一秒一秒一秒的過去，  
他茫然又給時光送了葬禮。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載東海日報

## 燒火夫

這老頭，五十六，  
這日子不算短，  
——也不算長久；  
回憶像一條蟲蟲，  
爬到他的心底：  
沉重在那浮游；  
堅忍的燒着火，  
霍霍的直咳嗽；

天際輕煙一縷。  
不敢提說往事，  
聲音裏藏着淚，  
他只聳聳肩頭：  
說什麼勞工神聖，  
五卅他革過命，  
工作打那次白丟！  
火花熊熊的燒着，  
怕終不會明白：  
爲什麼傻做犧牲？

(二月三日・)

——載東海日報



而今

倚樓頭，夜色悠悠，  
黯澹的往事，最怕  
畢竟襲上心頭——

不敢提說往事，  
往事是淚，往事  
未說之前心就要先碎！

而今，一萬句懺悔也沒用，  
調戲春天吧；再拖起精神，  
橫豎那一串串淚早已糝糊。

縱然將來也許要蛻變，  
不過我對世事，再也不  
會擺出那副不快活的笑臉。

（二月，一九三五·）



## 春來了

——敢呈紫翼先生——

燕子啣回了我的憧憬

，在她的翹翼底下：亮出了春。

楊柳憑添了陌頭的新色；

酥酥的春雨，疏疏的滴落。

還假設什麼呢？我被誤解之心，

萬斜蒸溜水：也洗不清白！

人和人間老隔那麼遠——

呢，看去又好像一層輕煙。

說也奇，希望像春草，

嚴霜就沒剝盡牠的生機；

希望是位慣受折磨的英雄，

像枚炸彈擲諸柔輓的水泥。

伸開我的雙肩——春來了，

春來溫暖溫暖我的心。

生命之花將伴和風開闢：  
記取，我還有顆純淨的心。

（一九三五春于煙台中學·）



## 燕子

春，晌午，陽光照滿大地，  
偶抬頭，有兩粒黑點在晴空裏游，  
我一霎眼牠就落下了地——  
像道閃電只一揮，不，是一閃，  
奇觀和異蹟：這是燕子的飛。

我應當怎樣表示我的歡忻，  
牠們是我家那舊居的客人！

先到的那隻是腹削的哥哥，

後來的是妹妹，她穿着華美的青衣。

我認識，我有種說不出的別離滋味。

記得去年春日，牠兄妹的出生，

那麼慢——讓我日日望穿了眼睛，

而今，她竟發育得這般美麗：

絕妙的黃嘴唇，烏亮的小眼睛。

哥哥也英勇了，真是豪邁，

穿進棟樑，掠過鱗响的瓦礫，

找不見故居，找不見故居，——

滿目蒼痍，荆榛：分明是這裏！

——妹妹，分明是這裏呀！

——我也記起：哥，看那小屋主人？

妹妹倚在哥哥的胸懷裏，呆怔了。

——是呵：自你家去後，火，戰火……

我應當怎樣表白呀，我家的不幸！

——我們去吧，去做天涯飄泊流浪人！

——旅人，來客，要寶貴你們的青春！

我潛潛的哭了，悲哀衝進我寂寞的心。

——謝謝你，我們去了，但不曉何處是歸程？

我強抬頭，有兩粒黑點在晴空裏，不，沒了。

（總理逝世十週年忌日作）



## 蚯蚓

暮色中孕育着初春的溫柔，

全世界好像全都沒了風，

孤獨呵，我橫在泥土底下：

（悄聽着骷髏那綿綿密密的對語，

還有那草根潺潺汨汨吸水的聲音）

我開始感到周圍死樣的靜。

放着胆，想做個犧牲的英雄，

我試練着，讓自己坦然；我爬出了土。

奇，在地下我舒服，到外面反痛苦？

不是怕日光，是怕那一堆一堆的暗影！

嘻，我可看不慣這新發現，

看人生就像聽些個大笑話！

幾分鐘就讓我全瞧了個透：

聰明的人倒反在渡着不聰明的生活。

把希望撕成粉樣的碎，

來填補這次失望的窟窿；  
再也不去幻想那些圓希望夢，  
否否，只恨不能在空中緩緩的飛。

生活原來是這樣無味，這樣淡！

不信請把生命放上案：含着微笑看，

你坐在案旁，要笑着去吮嚐！

本來嗎，不妥協之下倒不妨敷衍——

你看我，蠕動得那樣慢（這倒不必担心），

幾萬丈的堅土也能給你頂個透，  
軟身體可就有這麼股之硬勁，  
多堅的泥塊也不難頂穿！

是呵，怯懦的靈魂永不會有顏色，  
所以我的靈魂永沒讓潺弱給啃着。

有了興就捧着石塊來個吻，  
在無聊之中就細嚼着泥滋味。

笑？那請使（可憐哪：自己呢可不覺）。

在我生命之湖心裏怕激不起一朵小泡沫。

我沒有眼睛是不錯（話是這樣說），

但是你知道事實我也用不着。——

在泥底下我能看見些什麼呢？

那麼只有鼓着頭皮猛力向前拖！

（民二十四年于煙中高五級・）



## 陽春曲

——省垣受訓，遊至津浦路近郊，

振濂友囑作詩以記之，成此：——

三五伙伴渡着安閑，

心尖浮起笑，口角也有了，

溫柔的性情增添了狂暴，

要說是英雄只腰無寶刀，

但，滿塞胸憶的是難言的哀戚！

都知道儘量搜尋希望的話，

好彼此安慰着可憐飄泊的心。

漫步在千里外的郊野，

浮萍樣的來回躑躅着。

碎的鳥聲歌唱在野坡，

天上人間全讓嫩柳給染透；

夕陽暖熟了異地黃昏，

桃花加紅了我心的顏色。

什物都投以陌生而好奇的眼神，

紀念着吧，我們是遠來新客——

細的春風比酒還醉人，



麥浪像海波，低起高落。

就連路口的磐石都賦得了生命，

迢迢家鄉怕也見着春之消息；

不，那家鄉呀，是怕提——怕提起！

（雲山重重，誰個知家鄉何處？

看哪：白雲舒卷，長空一色。）

（五月二日于濟南辛莊。）



合和叢書之一

維梓詩選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初版

每冊價洋伍毛

著者 于維梓

印刷者 煙台泰東印刷局

總經售 煙台大華書局